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138/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萬 10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九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聞見錄一卷

〔明〕姚宣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鈔本

一

逸史搜奇一百卷

〔明〕汪雲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七

才鬼記十六卷

〔明〕梅鼎祚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蟬隱居刻三才靈記本

三八二

蚓菴瑣語一卷

〔清〕王遠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五七二

矩齋雜記二卷

〔清〕施閏章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乾隆間刻施愚山先生全集本

五八四

冥報錄二卷

〔清〕陸圻撰
甘肅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六〇二

史異纂十六卷

〔清〕傅燮輯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六一九

聞見錄一卷

〔明〕姚宣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聞見錄一

卷》提要

聞見錄



金陵寶齊姚宣懋昭集

高廟至正甲辰正月朔丙寅朔即吳王位至正丁未即吳王位
為吳元年其年遷都省六部遷

太廟 吳王位 戊申為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

大位十二月二十二日自舊內遷入新宮 存心錄所載 元士辰

成邵征夷起至戊申歲為洪武元年

帝業首尾十七年遂成 大月載

洪武八年分封諸王

洪武十二年遣諸王鳳陽住

洪武十三年諸王之國

洪武十四年總混一遂大造黃曆第一本起

元順帝自盡夢有人索 社稷因答曰日月並行終還汝

遂應我

神祖大明國號云 南京先筆古

洪武二年開校學校三年開科即罷十七年甲子始定開科

之制有

詔制度之詳求為定式

宣國公李善長微時有善術者見其花押知其為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

李善長既獲罪其二孫俱在教教其母

公主不發家

親藩母舅所救

高廟大怒尚不容測 親藩大勸遂蒙得宥至今為江寧縣安德

卿窮民 其子錄之書

長史司連文年間改為直史司官六品階承直即洪武三十

五年復舊制罷直史司為諸議所未幾陞長司史階奉議

大夫 求里集

建文間改六部郎中為上士員外郎為中士主事為下士

求樂初復舊制 求里集

求樂間一年八月十九日猛風四起

內府各衙門人匠及城內等口外諸處凍死者甚衆求樂初

元余伯祖諸成廣西裝

故田九年崩落一錦屏瑪瑙鑲環在蒼岩內宛然在

地可見人民奉

國法不敢犯也 九世所言

陰陽家書內犯陰府太歲者禍不小

求樂間一日

大皇帝太監孟驥傳

育與織染局織玄色碗圓花宸龍紵練

上意金花鐵織惜花

上大忌立欲置該造內官匠人俱極典驥叩頭曰不干內官匠

人事奴婢不用心差傳

肯意了奴婢技凌延叩頭不已

上意始解內官匠人遂獲不死 孟大監大言

求樂間

太宗皇帝征北虜至五松林刻石紀功而還

孟大監有的見嘗御用監鑲珠匠奏

文王定奪 王病中遂以墨點其面鑲者驚俱喚令鎖其底

既而復

旨曰正是

求樂初

太宗欲造 內府於北京少師姚廣孝薦燕京

恩誠即鑄馬 召至便殿問以制度奏以漢唐宋元殿

宇間架高下淺深制度之詳

上大喜遂起而不復問矣 孟大監大言

弘治間戶部李主事詳訪外戚被下錦衣衛獄次

即日放出

上意但應故事耳不欲罪諫官也

洪武間宋學士承旨瀛深蒙

寵眷嘗賜飲必飲其醉既醉

上大喜遂 命詞臣製醉學士歌則其

寵眷千載奇逢也

洪武間國子生陳先生士間都察院歷事一日衙門中散堂

回在太平門外見風 即遣 彼一內官掌上觀一下且

罵之而去先生不言次日早朝罷口奏曰臣是都察院歷

事監生陳士聞夜來衙門中散回太平門堤上見風被不知姓名內官一名觀臣皆上一報

上可其奏曰查既獲內官至

上曰他是我國家賢才何以將打畜生鞭打他遂

令刑于市是特無人敢犯

國法如此余伯祖所傳伯祖先生門人也

永樂三年都督徐廣緒尚書趙壯持

節即軍中

封都督宋為西寧侯特鎮甘肅

括蒼劉伯溫先生見元季之亂有志輔治太平適方國瑄陳於

江浙特謁見之守門者曰丞相有事且少待焉曰何事曰

寫契買田先生意謂有志於天下者莫非王土此非大

器也即送訪於江淮知

高皇真主即傾心輔導專以匡

帝業運籌之功為多後為守正文臣封誠意伯黃門何先生

水軍營內二人相交善一貧一富一日富者因貧者假貸銀

二兩其妻拒之心實憤然乃留痛飲醉以銀鏹置門楣

上而別夜半既醒妻問酒鏹安在妻其所矣明日詰其

貧者曰汝昨誤持酒鏹矣詎曰我已償贖幸勿泄特賣

神厨漆卓價貽還後一日悟覺遂取原物泣擲貧者之

懷曰我負汝我負汝遂付銀三百兩不立券契與之貧

易或曰君未嘗竊物奚冒認乎曰我貧而假貸不

認必速我於官若彼固得原物不取見形矣我豈得暴白
取貧者因以致富亦智矣哉

蘇州閭門外一富翁博羊一腔其妻憐體家之貧易後

一羊私償之散家感而拜曰阿媽家但有急事須求

喚某七住在阿媽宅邊不遠也忽一日夜半門首一人自

縊當待富翁使人到彼其散家員死者懸縊自己門上

天明竟無事

京師一仕宦者四川人為諾一鄉人借銀伍兩與彼其妻

不允累次撻塞遂致乃事鄉人聞其人

朝遂殺其妻妾子女六人即時捕獲置於極典雖然禍則妻

之所致慘實甚矣江東巡檢司茶巡檢親見其事

黃少保素為龍江左衛知事緣事刑於市其母往視之見

母哭之甚母曰哭怎麼死於

朝廷行事者奏之

文皇曰既他母賢既他後歷官至少保

田氏乃金陵名家女適劉姓者其夫頗不盡道夫既死守

制三年不銜服飾朝夕哭之慟父母姊妹皆以事迎

於家必不赴後哭以疾亦亡

太醫院使蔣公主善蒙

累朝寵遇宣德間因喪偶蒙

欽賜續絃者三人命以暗庭取真紅桃紅木紅衣定為嫡

庶

秘青賜宴於室其日內立

賜歸忽見青衣者云集於門首矣其

禁卒如此

景泰辛未夏間上新河一貧者失足溺死無棺其妻守屍
館其屍面血水晝夜號哭舉人皆登寬廩為父以紀其
事

廣東香山寺一高僧有慧眼儕輩稱其為知識安福有

二僧到彼受戒一僧既入又一僧繞一足入門即唱之曰

住你進則無退則亡答曰橫行一步又何妨高僧曰汝

非空門中人也後必大富貴其僧還果娶妻生子中

狀元乃彭閣老也鄉人尚為美談廣西金寧安成李元光
生述其事

洪武間蘇州表墓和尚善風水術為沈太守某之祖相地

三穴一多子孫一多貴一多富後果皆驗當時

朝廷知其名遣其臣 召之入京告使臣曰吾老矣不能往

使臣強之復曰使臣請吃齋待我浴須臾化去伊金憲
言

天順間有二僧在平市街相向而哭或問曰哭矣為答

曰我輩天台山中修行惟知野蔬松花潤水而已但欲

云遊求道不期入此繁華處所壞我心目或曰連得養

靜何遲乃曰已見此境界矣此身雖逐或不能免

其心到此也

金臺一閑棲舍人會飲神樂觀某道士樓上洒酒以銀

盃置於簷端合漏中醉別而忘之也東道執厨人竊去

召其兄 痛其弟遂陸續依厨工償還舍人到金臺

忽驚嘆曰悟之矣明年復來乃曰去年曾失物乎答以厨

人竊銀鍾事舍人於合漏中尋出原鍾累經風雨則泥滿

於內矣東道即令徒子數人強迫厨人坐於上扶住不容

起特拜之曰我出家人不汝差也厨人其冤乃白

國朝文臣有謠由少師姚廣孝李士明廣婦也見東里集

邢寬無為州人永樂某年傳腹以姓名之美得為狀元

某年孫曰恭其名二字如暴字因不得與平谷街醫西

城人廣藝街對面向北在善治頭痛嘗有人頭痛不能

忍遂以藥敷其背以刀割破掀其腦蓋取虫俾患者皆

室內調理百日愈其術與華陀同亦神矣

光明軒陳玉質名文彬善治肉障眼言其體人天智開

視而不見乃以界限針之睛室內調理百日而愈

成化乙酉余因大母為病幸憂奮之過兩目患腫在日生

瘰肉孟質以藥治之收其瘰根又以鈎鉤之以剪剪之

數以藥越三四日乃愈不然瘰肉或長則覆於面矣術

之妙有如此

永樂間顏科坊泥堂內一人洗浴膝邊一痛痒甚以脚

刀刮開皆虱也去其虱非逐止可謂怪矣

永樂間顏科坊一糖餅鋪門首有土堆漸高尺許其家婦

聞有蟻一二斗不知何為

成化間江陰人年數歲官陳楚驛家正月元宵後聞反

惟有蒼絕及石灰飛集人身及牆壁盡黑此事與上條相類

成化初元余家前樓梯口橫枋忽穿一穴出纖飛如一條黑線約有數大其異如此

景泰癸酉冬裏河某驛丞忽夢一老人謂曰明日七人內藍衣者汝恩人耳可厚遇之翌日會試舉人絡繹而至皆不及數待養六人至驛。丞問曰每有人乎答以吾同伴內尚有一人在後便之果藍衣者乃姑蘇盛舉人汝高驛丞欲待甚隆明春甲戌汝高登進士授監察御史使驛丞偶錄事在巡按處適汝高

欽差便道於彼遂蒙教得官後又官蘇州累受恩惠其夢

果驗伊山無言

吳維江陰衛人年三十九歲始從學既入應天府庠以禮記登景泰庚午鄉榜仕福建將樂縣教諭症瘵

衛人年三十九歲始從學既入應天府庠以經驗登景泰

癸酉鄉榜任雲南趙州知州遂起來庚門教諭孫吉士

鄒魯南京人洪武間以註誤諫卒來捕人赴官其叔謂

魯曰汝宗子也尚幼可留汝存我祖宋後嗣吾老矣不

能生子遂伐之臨期命家人取大盃飲酒而去既訖死其

後子姓著何至今祭祀獨以大盃設於其位蓋不忘

也

成化壬辰夏一日有紅虹一隻折沉過上新河江岸口

使水惟所衝沉入於水須臾復出其在船七人坐者立者俱宛然不動亦未詳言

吳汝和為戶部員外郎性真定府催糧寓一古寺六暑泄渴夜起頻數不飲勞碌卒獨持燭啟寺後坐寮廚中置燭於地不覺燭漸高舉頭見女持燭在手即起女子持燭引前不敢背行斜行到寮處汝和曰放下燭女子即放燭於臺上有聲復曰出去遂出急閉門大呼對屋卧者十八人皆未寢處屋梁折屋盡覆其十八人先壓死之禍吳戶部句

神英塞上泰將也嘗因掛印總兵第子未求功父無

建賊一日城下有逆賊其人欲殺之神曰恐有伏兵不

可役兩月之父尋無賊至遂殺神具必欲謂之既而有

賊至約四五百人神不得已出兵五百人繫之至缺道賊以

伏兵截其後神登一孤山賊兵圍之夜半神召麾下曰

各獻策或云待天明或云在賊兵馬下潛出或云乘

賊馬上熱強殺出神曰殺出是矣至天明我兵餘矣

馬下潛出

驚賊醒我兵無恙類矣因殺出或斬賊首或傷其臂与

足洎其馬足黑夜行數里忽聞馬嘶聲問曰是誰不答

神曰我射汝遂應之乃提戎第二子也並營至烟墩昇

上已數人在上矣明日各烟墩俱部下人止折十四人

此舉遂上可謂大捷神与吳汝和面言

夾江尸陸綸述言平潮人扶滿回來岸邊川江忽夜半稍
工喚述言曰蕭老官行牌急起拜之述言如其言即見
修長一巨神白鬚白衣立於牌首不言述言拜罷連衣
而寢其夜牌行數水者八度天明已過八餘處若非此
神須要八日且難近言告予云

沈姓吏浙上人負剛果之氣寓居大中橋東沈壁壘內
嘗從魯港江上數人空舟而行當午見一屍迎舟直豎
而未沈曰水上屍橫浮者皆然汝直來必有冤若據果
如沈言沈遂繫其屍於舟使同侶皆驚愕沈遂停舟登
岸遇一婦汲飯問曰汝婦女何為答曰合家在此連風
惟夫主死不獲男子俱被此處巡檢改証為盜賊捏指
於司必置予死謀我為妻沈舉其屍視之果其夫也拘於
酒店衆口同然即赴司為之分辨巡檢理屈遂釋之沈
送其家口到附近仕宦處而還

高御史宗本太舍人嘗巡按湖廣或一日行賄特泊站
船於一小市鎮處有一水夫跪於船倉口密告曰岸上
皆盜賊因行按捕急待昏暮未裝船高即携其入入
倉閉門脫去已衣取其衣帽草履易之鞋勢印良久
乃出復在船頭濯足倘佯而去遂至有官司司處即差人
來捕盜其賊見敏速如此

高御史按臨黃州黃州衛鎮撫胡廷聚以公務至齊安
驛驛丞顧蘭忽廷聚因與高有舊乃詣察院適高在

清戒趙侍郎處會飲高即伴回趙亦未相會即刻二侍
御邀廷聚同飲讓廷聚驕在先其有光也多矣高馬交
直若此

高侍御景泰癸酉應京闈試因小失被監試李養直
二十明年登進士除同道李維謝前赴高亦不懷前忿
德量如此

大司徒任公鏗巡按南京特使門轎上見一卿親乃韓家
長工也不以外物動心遂下馬相揖高侍御鳳陽巡倉
四時江東橋上見舊姓者亦下相揖至今二公事以為美談
北之趨勢利而忘故舊者大徑庭矣結部郎中吳元玉為
人內重外輕凡遇親舊必加厚途中遙見親故或斯文必下
馬請揖其所養非他仕宦可及太醫院判符泰靖公最
蒙

仁廟恩寵洎終命常隨送其柩於家既至石城門守門
者奉

國制不容入常隨奉

待旨徑令入舁其柩於堂遂報內外守備官亦不敢言其寵
幸千古莫比

龍虎左衛指揮同知祁秀於弘治十八年正月齊宿翌日
與同寅浦所屬曰余昨夢明年為正德元年果非災之
乃曰汝非大臣豈有

國家事慮汝耶後果驗其夢云

冷巡檢名起敬又聞為協律有神術嘗以相識者貧甚蓋一城門於地使入曰日取銀一貫多則不能出也貧者或多取果不得出乃

內智耳彼獲招出於起敬所為因捕去特禁於獄數辛或飲酒酒冷曰借我我有遂入一足於瓶瓶再入一足身亦入矣獄卒持瓶到

御前呼其名瓶中即應又命碎其瓶待瓶无片呼之遂片皆應不知是何術

南京先聖多云

頭巾鋪陸氏在昇平橋邊住一傭工者善一小街門首有諸博者持猪首一枚來賭以博錢十次為半傭工者後至半即呼阿太功曹其錢皆復遂贏猪首明日亦然

前府陸都事網廣西淮陽人一日公解縣所看前廳簾端繕子書下以鉅萬大蕉一幅未幾署左府經歷司魏國上公薦為經歷

山西隰州石樓閭鄉多妖術一日高舍事乃浙人分巡到隰縣遇生員數多惟一二康居懇告不允既起程途中買豌豆角里一鋪舍煮食不識混隰人在隨從者之內豆經其手即用其術高食豆之頃如針刺其舌痛不能忍且出血如練一條約大餘高謂書吏曰此隰州人告我也我死於此矣汝運二司為我報完及二司未動船無敢言者

隰州李正廷述云

慶州一日因遶兩山中水橫發漂沉人物不可數計某姓者命家僮數輩駕一船於津要處救溺者謂曰救得一人給

銀伍兩酒更一女子抱衣箱兩手執兩環順流而來家僮救之上船見其主翁控女子口中之水待其醒詢其未歷女子曰我某氏女得某氏主翁復曰汝受聘有何物女子曰有桃紅綿細二疋遂解鎖視之果然其女子即主翁所聘之婦也其事豈偶然耶

弘治年間八月內江陰馬秋以盜致溺者不可勝計東沙上一民家女子抱衣籠漂至西沙某姓者以篙推其女子獨取衣籠啓而視之乃本家數日前所聘婦之物女子即所聘之婦也忍哉悔無及矣

咸化初淮揚一帶海上風潮大作覆舟以千計溺死者以萬計上新河南岸某姓者載米千石在彼為商幸舟與人獲免但一僕溺去次日晴霽舟行獲一泰廟啓視之內金一定銀百兩金網圍一對紗羅綾衣數件高麗布衣一件陽言死人之物吾不敢用耳皆讓與舟工彼此再三辭讓僅取金圓并布衣而已舟工到閭門具盛席以謝其人後四家舍其甥劉某云姨父何乃金銀俱讓彼耶其人曰我之命與米幾乎連舟工之子矣惟取網圍與布衣以定舟工邪謀耳其人可謂智者云

高淳金寶圩忽夜盜鄧氏男婦俱漂汰惟一處子得漂水陸義官家為婦者立於厨上獨存次日天晴陸氏以舟來數之則一門俱亡矣舟中且媒氏在焉氏庵子之嫂母也呼其登舟寧死不動媒氏曰汝翁汝夫咸在始乃登舟且

厨中白金若干陸氏仁厚之德也

成化門松江忽大水鄉落間民居盡衝去一民家女子偶在屋上騎其脊隨屋浮至一處被大樹幾株阻住屋乃止所止屋一民家收其女子因詢其姓氏持以為婦蓋女子一家俱亡矣

京口廣文楊某或有一生員從投易寓居幽靜處數日謀投易畢回云厥父請以會飲邀登一巨舟聞其意戶而行似覺波濤迫異既至其處峻宇雕梁若非塵境主翁迎談特設席留飯一二日饒以金幣而還此其何所耶彼時聞於京口有識者雖未審果否可資談論

木匠孫某勾客人龍江間偶溺水得救不死况其父孫死凡救溺者已四次此亦德之驗也

碩教諭鑑字仲明在大足縣學平生善飲一日有客請會飲不能下咽其夜雨甚家內丈前後呼號仲明起視之床已浮矣水已過膝矣遂引其家眷登尊經閣之上上下俱去其壁板恐風大阻其閣也乃因學使山出蛟人溺者以萬數

南京光祿卿雷公名澤為縣學諸生特宿於號內有一女子每夜求合姿容迥異解其裙於袖上臨號者翌號中窺之裙乃爛然錦色常報雷以吉事鄉試會試皆預報也雷果得中黃甲授給事中陸光祿女子皆到任所不知其為何物耶 任金鑑吉夫言

獨醉亭史先生夜夢一綠虎伏於前氣象甚異翌日定寢伯郭公登乃父遺從先生學定寢着綠羅衣拜於地依如夢中氣象先生即知定寢不凡所謂降虎匠是也後定寢果為文武名將 史元結言

成化丙午春余往山東約六月初還來因失期期致妻子之憂子承學詣致和街占江東籤得二十七籤越三日江寧縣前亦占得此籤後三日神樂觀占仍得此籤三度占俱同此籤神之靈驗如此

刑曹正即朱君守字云甫公幹回容庵都憲尚為南京北都正郎時會飲於容庵環翠亭乃云恒山下常有燈焉餘有云神火有云牌火未審何祥余勉應之曰地靈朱曰

地靈是矣

大功坊廊下某姓者項下有瘤謠云影袋其人城南送贖回懸於焦婆井，亭下一異人摸其瘤曰我與汝藥一丸臨悟服之其人如其言既覺口內尚香瘤已消矣

偏耳則其藻鑑與盾最不同

南京參贊機務大司馬華亭張公簽會戰時三人同舟至高郵湖失風恹恹行李巡捕老人王姓者見之乃曰此處今遇荒歉公等三人行李富麗驗盜賊之目可到吾家止宿連日厚款且殺豬雞具饌後門為薪此與煮伏雌羹多同也後皆重報老人因致富云

松江塘橋張氏子極不檢行庵金如土寓於金臺王監生

相與善凡百用之既四私買官物銀三千餘兩累守令皆住俸
禁於縣獄家產贖歸悉吏責之不能償其三之一適王姓者
未官是邑設法周旋其事使返致富

大中播逆毛糖餅家女子洗衣服被性擄下水逆原冀婦人
見而不救遂致沉底而死冀婦人忌哉

王舉人朴字公素未登第時成化初杭州奔母喪回臘月二
十九日京口聞江大風雪覆舟四十六人俱溺其中八人出在船
底有晉江王監生父子在島陸續盡去惟公素一人至飽船浮至
渚水渚得救不死先時物九日清水渚沈三教得一人乃山東
公幹者明日其人又以沈三竊其銀物雖不允所言沈則悔
之矣十九日在洲邊有集曰教人沈不往教明日人報曰沈
三之親兄也十九日公素亦在洲邊呼不止曰教人沈亦不
救雖高靈陵蕭客曰勿似十九日沈曰我無兄矣蕭與一
僕自持小舟救之令僕解衣同卧得赴使公素厚謝
之

王公素除夕既遇失風之患聞奉京兆尹都陽王公素授統
五月十二日白於京兆公格半酒帶帛之類備與皂教人送札
至清水渚沈靈時謝沈以其府上賓即分錢獎二上舍陪至
不救輕忽又倉忙不及指揮遂其家作倡建聞王令乃移
祀聞王之物設具款待禮意甚隆公素既歸次日沈三既
然而死其故何哉若出使外資者要帶夢菊英一船舍每到
處所每人吃夢菊英湯一碗伏水土

靈方下直者飲食衣服血書快卓特皆有不可不知雲而去
首須進休養者方能破邪并要自作所用飲食

友人陸敏母舅通什：安詞教因一婦女為夫出外久不歸常
於松窓中遠望被邪魅所侵遂致風眩請僧道來治者必孤
其面甚有力而不能制或請陸之母舅治之教中同伴皆至
舉目視其屋之前後左右念呪以封其門戶乃入其門其婦
即奔前來其人喝之即退急走其人以界方擲去打其腦後
其婦即仆地其人復踏其背祛其邪婦女始醒而愈亦不知
己之疾狂也

陸敏母舅夏夜在門前大街板橋上卧而末京以手挂地其
家大小悉此老跌下地呼醒之此老曰某入江中遭風我為
扶持汝輩與醒我彼則不能救矣果然

番易縣有一等奸民善妖術殺人竟被殺者明日遂不醒矣
有一人至都陽竹狀術者其人能到其術夜末燭龍易畫八
卦於地至夜平有戈兵之聲自屋脊跳於庭中推門而入乃一
冒之人只在卦外躍馬而行不能近身得其力之乃以易擲之遂
仆地矣則甲馬及人之年月生時陸續未催者五人其父子也
明日夫婦未乞令其人遂以考五甲馬置於厨中俱不治
耳

鳳陽伊翁多知識一日過相和者之門見其事親遂詢其由乃
云降家子擊柝吾鹿角耳翁曰非也是月鹿角解節候便然
反歷視之果然

二宗易南京廣濟街人統郡為商一日番陽湖遇風大作每
中人皆驚惶無策惟宗易箱中取出金一錠付與舟工乃曰使
船得上洲若船壞此金償汝船價也舟工如其言遂皆得命風
息衆議價算償不須此金也宗最可謂有智之士矣明日
晴寧湖中所裝船數百艘人溺死者無算

慈路張侍郎昌福建清戎一日察院廳前一蛇仰首向人言狀張
曰我有各汝快我或有他冤我令人逐汝行即令人隨蛇至民
家門首蛇隨不見張率人圍其家搜出使塘內謀殺者三人乃
置其人於法

富商三人雲南置買寶石被店家謀殺埋於厨房砌地於上同
伴一人繼至訪於其家不獲遂訟於官不白後巡按御史偶
經過其門獨見其烟樓中有二子侍出御史即回察院率
百人以器械鉤掘其家折地得二屍焉遂斷其獄
戶部尚書夏公原吉未幾間一日午坐而寐二吏侍於側
共取案上墨鏡之失隣於地擊為二恐俱俱不語各於已
事之不己公醒曰汝輩更其墨在耳非故也乃各賜其一吏
感德不已尚書夏公宣德間湖廣等處邊上飢荒民為
盜甚衆

欽命公處置之一以寬宥為心同事唯之曰恐復為盜以殺
人罪特何希公曰此輩非吾為盜者但有罪獲來自承者
合家若千口代此輩之命公即諭其盜皆以自新移文免
其差役三年各奉沿途贖其口糧以有司申文回獄所治

者萬人

尚書夏公一故人寓居吳中久矣宣德間值蘇松
水荒

上令公安撫之止有

旨曰使訪不許異卿人在彼居住故人被其假勢驅迫告
急於公公亦不察於法但專訪談叙極深厚其假勢
者自息

交趾鎮守卦印總兵官都督徐公某未幾間一日自言曰
諸子姓曠學無師爾其嘗家者曰

吾家即家
人

牧羊安姓者可為師公已退之頃史公意其必有所見使
曰汝明日取其書來看乃左傳也遂召安姓者來前問
誰不已鑿一可數乃曰吾子姓曠學久矣請教導之安曰
門下奴隸耳吳敢當斯任公曰吾自有所處特擇日徐其中
版之額海設席邀其泰特會共向安二拜送上坐諸子弟行
弟子禮徐公與泰特皆前席徐公子姓宗族皆受教焉則授
教之誠造詣之

深至於製作之高非他可及也當時徐總兵陸師之禮有

如此

宋師士夫皆言

南直隸宿遷戶朱某四川大足人願仲明嘗為大足教諭有
師生之誼仲明往宿遷縣治河口朱戶問之不及待僕婦
儀從即半騎詣舟邊登舟行四拜禮須臾婦至昇仲明至
私室率其妻且僕同行四拜禮迺脫簪珥獻女紅之物夫婦

後行四拜禮致此父及母訖遂甚厚其陸師如此視彼
親受業而忘師皆德者定天淵矣與余言

北直隸肥鄉縣尹宋容雲人頗翁具景仁嘗為密雲教諭有
師生之名分去未南京持請赴其治所景仁既至境尹出
郭二十餘里跪迎於道立馬曰尹過矣尹曰師生之義
豈敢忘乎非過也又至縣治款待極隆待歲終奉免先遣
人千里貢白金數兩米肉之類為新正之需聞春為其長子
具娶婦起甚厚視被褥於親受業於師者還建矣
與余言

趙先生明遠嘗為福建歸化河南輝縣教諭有一門生
某姓者為某縣教諭先生至彼任所上堂設酒跪於前諸
生咸跪於後先生優待之曰掌教汝今日掌此一方之教先行
此禮掌教曰某等奉尊師只一位耳在側諸生百人亦如是
之侍某耳尊師不須遜向者先生與余面道其事但久余忘
其姓字矣

國朝著令中官皆令詞臣教之中官陸師者比皆然如爾
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黃公賜宗伯倪文僊公門生也崇
重之禮極至久倍既卒出殯之日設祭於三山街蓋其家
誠親者無不感歎動

金陵治經之士陸師者固多彼有背師者乃以在己門生教
之不令見於師偶或見者不敢禮貌視之如坐人以教不
遜坐不下馬不若僧道尚有徒子徒孫之稱則吾道之陸

汚於此見矣

秦鎮河南彰德人從師大學十三歲通科舉之年告其師曰
吾欲應試其師責之云年幼學亦未至鎮不聽奮然而往果
中鄉榜其師天下弟明年被髮執陝西澄城教諭九載後
滿終二十二歲陸教授拜監察御史擢布政司參政後
致仕

大學士李光勳老先生羽為諸生特接上官製舟偶失於
水須臾即突起登岸衣不濕當時知老先生不几其鄉親
高淳主簿某親見其事也

陸平國庚可竹道人張公佑傳李善畫梅鑒別法書名畫
尤尚斯文一日二人相議有所齟公即特識其奸偽不以
禮貌其人不能容其人再不復相見是可學一函

大學士彭公特為首相余友唐進士寬除安福尹彭公請唐
會飲且盛席迎上坐余曰吾兄可避之乎唐曰彼為首相我
為縣尹彼之天淵矣我為彼父母官爾其退避耶主賓皆
得其道也

蕭山人姓秦者名亮其家有一白犬或一日更深復頂亮之
平巾履其衣繫其絛空庭中月明下學人作探其家之
人情窺之次日乃斃其犬耳其怪如此其年亮竟卒

先特有民家一妾子在靜室中天窓下作女工感蟬蛩之氣
遂腹中取赤其腹漸大其父疑有外事必置於死處子乃
思食虎熱雞其母憐之燒熟一雞昇其食適遇其父至即

藏雞於兩腿間腹中蜈蚣聞其雞之氣即從北門中出
腹遂消而疾愈其父因疑特掘其所至處之地得蜈蚣
無數其完始白

江陰縣姓一婦人臙面上一瘡久瘡或痒或癢數之以藥
或貼膏藥皆不效或一日醫者視之見瘡口微動縮入
微許乃以鍼於上取一細虫約長五尺其婦痛潰死是疾
遂愈乃怪證也

村落一愚民慘肉偶有一針誤入膊上環跳穴中每服藥待
伸其痛不止或一日與相知者視之見其針頭白而有光乃
曰針也特用錘取之即愈

唐時大國貢火玉寶室內不必換續

辟塵犀為簪視塵不着髮

蛇角為異物也嘗有人得之製為束帶價重二千餘兩况
其物治毒乃謂以毒攻毒也

徽州於眉昌化諸處皆用石炭灌田以潤之水性
寒故也

和州彭德旗竹園一日善風水術者至其處言曰此地有蛇
可掘之去意其蛇之多也既掘不意蛇有二百餘條俱得

大江中岸陰冬之時無他處也

和州文泰生錄元明與余言

上新河龍姓者過者黃船版一日獲大蜈蚣一條撲死埋於
空地次年又獲一蜈蚣亦大乃掘舊埋蜈蚣處埋之忽中
受其毒氣即時而吐竟不止不日而卒

上元縣韓士第山西人會飲於二尹表弟臣處乃與余言

日大同有夫婦二人弄蛇隰州人也隰州多奇術大同父老
教輩謂曰汝夫婦能驅蛇乎曰能父老曰若處有蛇患

牛馬被其毒死者無計汝能驅之贈汝麥百石曰五十石

足矣不敢以一百望焉既至有蛇處以石灰畫連珠七圈於地
向圈而坐以術召蛇至或至一圓而死者或二三圓四五圓而死

者次日復召之持牛草樹數里外黑氣而來術者曰是這所
也果然一巨蛇倏然俱過七圈即盤其驅蛇者乃以口向

其人之面有欲喘之狀彼以術相制其人術与力俱乏幸其

妻鍾之其人曰汝救我其妻即以手劈其妻脚之布皆斷

蛇即同此而斷其人仆地其妻扶起以湯灌之蛇乃謂其曰

汝若未逐我即死矣夫其之術必異矣

徐太傅征無錫莫老虎其父老迎

王師練旗有對甚得休乃徐儒士其所作也既班師奏

上上大喜即召徐某為延平知府九載致仕尋考終令無錫

儒士朱公起而京武學司訓陳東萊之師也嘗在東萊徐

年孫養素處設帳客中岑寂不寐或一日至月明時倚於

樓窓靜觀私窺一白大向月久拜至月正中并擬化為一

道士騰空而去公疑見之驚悸因不敢睡坐以待之至健焉能

唱特始從西南而回至示拜起又拜復為本相而去次日公

起與養素等言其祥即呼群犬皆至但不見此犬及令人尋之

乃在靜庵熱湯遂殺之以殫其跡

山東一民家婦人足底有瘡夜間腫復有聲不已痛亦不勝
值一僧投宿其家嘗曰有人病：無情緒耳僧曰客我
宿待瘡肉鳴時乃告我如其言僧曰畜生在此遂令東其腫
骨以藥投之再不鳴次日取出蟲一條即僧亦不知所往或
與僧也

雲南一富商成化間陽為勾軍持鄉姻蘇姓書冬間至上新
河某姓處相投其家見彼衣冠綽素頗不為怪以門首粗木
檯上待坐一茶而己偶值一鄰人來詢其鄉曲未歷答曰我雲
南人持鄉姻蘇官人書投此其鄰人亦與蘇有舊聞以蘇客
分上即邀於家登樓具酒饌湯飯八事金銀酒器設於前
酒酣富商曰某非勾軍也定貴貨也萬里持蘇書投某姓

者置我於門外寒天惟冷茶其薄焉之甚也今君厚假館
於君宅耳遂詣舟不行李至登館中青紅珍寶價值萬兩
某姓者聞之乃曰吾家客也爭請迎之富商曰我萬里
持書而未置我門外以茶茶待之其何面言邀我耶遂叱
去鄰人因得重利初雖不以此望則厚薄之報亦自然之理
勢也

都憲王公彥其鎮守遼東一日告狀者群集跪於門下內
一起七人大哭公曰先着哭者未問曰汝輩奚哭因訴之
曰某輩父皆仕宦充軍於此蒙

故宥余巡按畏他勢不肯疎放公受狀審其案即呼為會
人俱起令人公解外尋七處置此七人後厚饒之即差官

七員車七載其充軍者七人既至皆跪於地不敢起公再三
請起俾勞其衣進入私堂設七卓俱不肯坐公曰諸君以我
為官耳自其官帶大衣乃換常服曰侍即先生汝乃吾前罕
耳不須苦謙請上坐少卿同吾前常看右兩科左右邊三
道右傍始敢坐與之盡歡復遣人護送入山海關乃以七人
感大德無量

浙江左方伯秦公敷宜隸某縣人忽一年七月望日午夢到某
處其妻予祭祀穀品一一俱不忘醒後口中所食之物其
味尚在令人訪其家老嫗寄居其夫已忘五十餘年矣與
秦公生之年月日時俱同秦公既疑不能不優待其家
焉

一舉子夢人分杜花五十枝得一枝其刺一枝舉子果中四
十九名

安德門外監生錢鏗正旦夢銅錢一百零一文其年科舉果
中一百零百

予族弟永州守愍明未弟特夢入京都城隍廟求籤得一
籤拾而視之乃馬牙香也上有一天字惟自己衣冠整肅
傍同類二人皆科頭短衣次日愍明告予予曰番上天字
乃天香之兆尔吾弟今科中矣其年果中彼科頭短衣者
後只歲貢云

愍明既登科甲刑部觀政其年事列在部知刑名不選出一
日夢錫牌上篆字若工部者乃告予予曰吾夢云然必工部官